



张华忠先生生前照

大年初三的晚上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走亲访友，欢聚一堂，共祝新春。海南省国画家张华忠，却再也无缘这份热闹与喜庆，离开了这片他所眷恋的土地——东方的黎村，村里的黎族人民，渔民的渔船，江边的农耕人家……

2016年2月10日晚八点，故乡的美将永远定格在张华忠的记忆中，带往遥远的天国。



《春江黎山木棉红》 张华忠

灼灼其华悄然谢

张华忠生于1951年，海南省东方人。东方不仅椰岛海风光秀丽，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地，民俗文化氛围浓厚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水墨山水源于笔法的变化，画家用笔墨书写文人风情，更是古已有之。相传唐玄宗思念嘉陵江三百里风光，就派李思训、吴道子前去写生，制作粉本。

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大抵便是如此。张华忠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自有更多体会。

于是，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阮江华如是评价道，“张华忠以其风格独特、色彩艳丽、水墨苍劲的笔墨语言，向我们展现了一幕幕海南岛西部热带自然景观：深山老林的江边黎村生态植株，一望无际的昌化江畔农耕人家，空旷幽远的南海渔港丰收渔船，那山、那树、那屋、那水、那船……”

海南画家陈银平感慨：“看张华忠先生的每一件山水作品，‘行’、‘望’、‘游’、‘居’从未缺过，宁静且极具诗意。”

然而，描绘这一切静谧之美的张华忠，却永远的离开了这片他所热爱的土地。

张华忠走的那天，刚好是大年初三。

按照中国人的习俗，这正是走亲访友的日子。三天后，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的一则讣告，犹如一个晴天霹雳，炸响在省内美术家同仁心中。

张华忠的学生、东方市美协秘书长陶周艺，说起恩师，颇为哀痛：“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件事，张老师是个很低调的人，这又是过年，我们就没有电话通知大家”。

虽然如此，美术界同仁却自发地发文哀悼——

张华忠： 水墨书写黎家美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《春溪》 张华忠

为表达追忆，阮江华将早些年写的有关张华忠的文章，分享至朋友圈，并感慨道：“希望朋友圈的人们对他的艺术多一些了解。一路走好，华忠兄！”定安美协的黄莫耿亦发文悼念。

一生画笔绘东方

虽然张华忠走了，但是透过他笔下的“五峰如指翠相连”和“椰风海韵醉游人”，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青山、湛蓝清澈的海水、洁白如玉的沙滩、摇曳多姿的椰林……东方的风情，依然令人回味无穷。

东方画坛，气氛良好，传承不断，或可看作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。从东方走出的画家，既有画坛前辈，如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曾祥熙、乔德龙、游桂光、王锐；又有王良、文少雄、王秀蓉、陶周艺、颜跃东、张良等一批的中青年画家。

在此氛围熏染下，出了不少画家，这无疑成了张华忠从事美术创作的优良外部条件。“张老师深受曾祥熙老师的影响”，陶周艺告诉记者，不仅是省内画家，就连省外画家也慕名前来写生。

“1987年，周秀清老师来东方写生，他看了张忠华的画，将他推荐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”，陶周艺解释道，“张老师那时在文化馆工作，周秀清老师看了他的画，认为他的水平不亚于大学二年级的水平，就直接让他插班到本科二年级”。

因此，张华忠简历上写着，“1990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86级中国画本科班”，实际上，他是1988年入学。

某种意义上，东方是张华忠的福地。大概如此，走向艺术之路的他，格外偏向用画笔描绘东方。

“张老师画了很多工笔人物画，画了很多黎族人”，陶周艺告诉记者。不仅是他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，所有受访对象都提到了

这一点：张华忠早期致力于工笔人物画，尤其是黎族人物。

“那个时候没有车，路也修得没有现在那么好，全靠骑自行车写生”，陶周艺介绍说，“那个时候，画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”。

也许，正是因为那时的艰苦，交通不便，张华忠得以体验到最淳朴的黎族风土人情。这些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素材。加之，张华忠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，对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，或许有其独到之处。所以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大热”之前，他就已经开始收藏黎锦。

“张老师常对我们说，黎锦太美了，上面的图案很有特色，不好好保护，以后就不容易见到了”，陶周艺说。

一辈子画画， 比什么都幸福

任何艺术，本质上，都要回归生活。

任何艺术从业者，也都要回到现实世界，脚踏实地的思考：我与我生活世界的关系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，张华忠曾遇到这样一个节点：画画还是经商？

“张老师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下海经历，但没多久就‘上岸了’。后来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喜欢画画，如果能一辈子画画，比做什么都幸福”，陶周艺告诉记者。

我们无缘得知，张华忠彼时的心境，只能从今人的回忆中略窥一二：

如黄莫耿所言，“（我）经常跟随冯青老师一道外出写生，曾听过冯老师多次言及张华忠老师，说张老师曾多次启迪他：‘千万别涉及太多专业之外的活动，须得专心于绘事，不然的话，以后将追悔莫及……’”

“千万别涉及太多专业之外的活动，须得专心于绘事，不然的话，以后将追悔莫及”，陶周艺重复这句话，并补充道，“张老师

也经常这样对我说这句话”。

艺术与商业，这一组选择，这一个追问，这一声叹息。张华忠既不是此类遭遇的第一人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人。幸运的是，他做出了选择，并身体力行地践行。

然而，另外一个问题——如何用恰当的笔墨表达海南山水？张华忠恐怕思考了一生。

“在今天21世纪的中国山水画，面对传统与现代，如何用恰当的笔墨将海南自然风光表达，并恒定它的地位，是我们海南中国画家永远探索的课题，毕竟海南山水画创作自古以来就没有前人留下的范本”，阮江华感慨道，“路虽艰辛，但张华忠先生依然踌躇满志，行走在这条路上”。

“张老师常对我们说，海南不容易看到大山大水，所以，海南的山水，要适当加入一些色彩”，陶周艺回忆说，“海南的森林茂密，如不加予概括、提炼，就很难勾出丰富的层次”。

山水画鼻祖荆浩在《笔法记》一文中，提出了“六要”，把谢赫的“六法”中的“骨法”从“用笔”一端发展为“笔”和“墨”两个内容，并对前代艺术做出总结：“吴道子有笔无墨，项容有墨无笔，吾当取其二者之长，成一家之体”。

从此，画家在描绘山石树木，不再用线条勾勒，而采用有笔有墨的“皴法”，在线条和墨色之间找到平衡，使物象的描绘与性情的抒发得以统一。

张华忠师法近代山水画大师李可染，“大胆将北派用笔劲健、墨法深沉的勾勒运用到表现海南的山水……即便是山石、渔船、房屋都呈现了自己特定的符号，而山韵气象、景外之景的情感受和心绪的抒发都蕴含着画家的主观意愿”，阮江华评价说。



《月光曲》 张华忠

“人需要活得足够久，才能想明白一些问题”，陶周艺感慨道，“就像齐白石，七十多岁了还能在艺术上再次有所突破”，“张老师走得太平、太突然了，这是我们海南省美术界的损失”。

也许，这不仅仅是张华忠的遗憾。

(本版图片由海南省美术家协会提供)